

兩漢學風

兩漢學風 實用教育叢書第一種

一 西漢

公孫弘

公孫弘菑川薛人也。少爲獄吏。有罪免。家貧牧豕海上。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。武帝初卽位。招賢良文學士。是時弘年六十。以賢良徵爲博士。使匈奴還報。不合意。上以爲不能。乃移病免歸。元光五年。復徵賢良文學。菑川國復推上。弘謝願更選。國人固推弘。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。時對者百餘人。太常奏弘第居下。天子擢爲第一。拜爲博士。弘事後母孝謹。自見爲舉首。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。於是起客館。開東閣。以延賢人。與參謀議。弘身食一肉。脫粟飯。爲布被。俸祿皆以給故人賓客。家無所餘。凡爲丞相御

史六歲。年八十。終丞相位。元始中下詔曰。漢興以來。股肱在位。身行儉約。輕財重義。未有若公孫弘者也。位在宰相。封侯。而爲布被脫粟之飯。俸祿以給故人賓客。無有所餘。可謂減於制度。而率下篤俗者也。與內厚富。而外爲詭服。以釣虛譽者殊科。賜弘子孫之次。見爲適者爵關內侯。食邑三百戶。

兒寬

兒寬。千乘人也。治尙書。事歐陽生。以郡國選詣博士。受業孔安國。貧無資用。嘗爲弟子都養。主給烹炊。時行貨作帶經。而鋤休息。輒誦讀其精如此。以射策爲掌故。補廷尉文學卒史。時張湯爲廷尉。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。而寬以儒生在其間。見謂不習事。除爲從史。之北地視畜數年。

還至府上。畜簿會廷尉有疑奏已再見却矣。掾史莫知所爲。寬爲言其意。因使寬爲奏。奏成。讀之皆服。以白湯。湯大驚。召寬與語。乃奇其材。以爲掾。上寬所作奏。卽時得可異。日上問前奏非俗吏所及。誰爲之者。湯言兒寬。上曰吾固聞之久矣。湯由是嚮學。寬以古法義決疑獄。湯甚重之後。舉侍御史。上從問尙書一篇。擢爲中大夫。遷左內史。寬既治民。勸農業。緩刑罰。理獄訟。卑禮下士。務得人心。擇用仁厚士。推情與下。不求名聲。吏民大信愛之。奏開六輔渠。定水令。以廣溉田。收租稅時。與民相假貸。以故租多不入。後有軍發。寬以負租課殿當免。民聞當免。皆恐失之。大家牛車。小家擔負輸租。鑼屬不絕。課更以最上。由此愈奇。寬後爲御史大夫。

司馬遷

司馬遷字子長。父談爲太史公。(百官表茂陵中書司馬談以太史丞爲太史令遷著書尊其父云公也)嘗學天官於唐都。受易於楊何。習道論於黃子。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。乃論六家之要指。以爲道家因陰陽之大順。采儒墨之善。撮名法之要。與時遷移。應物變化。立俗施事。無所不宜。儒者以六藝爲法。六藝經傳以千萬數。累世不能通其學。當年不能究其禮。博而寡要。勞而少功。遷生龍門。耕牧河山。之陽。年十歲。則誦古文。二十而南遊江淮。上會稽。探禹穴。過九疑。浮於沅湘。北涉汝泗。講業齊魯之都。觀孔子。遺風鄉射。鄒嶧阨困。蕃薛彭城。過梁楚。以歸於是仕爲郎中。奉使西征巴蜀。以南南略邛笮昆明。還報命。是歲天子

始建漢家之封。而太史公留滯周南。不得與從事。發憤且卒。執遷手而泣曰。余先周室之太史也。自上世常顯功名於虞夏。典天官事。後世中衰。絕於予乎。汝復爲太史。則續吾祖矣。談卒三歲。而遷爲太史令。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。論次其文。七年而遭李陵之禍。幽於繩繩。乃歎曰。是余之罪也。夫身毀不用矣。於是歷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。凡百三十篇。遷死後。其書稍出。宣帝時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。遂宣布焉。

朱買臣

朱買臣字翁子。吳人也。家貧好讀書。不治產業。常刈薪樵賣以給食。擔束薪行。且誦書。其妻亦負戴相隨。數止買臣毋歌謳道中。買臣愈益疾歌。妻羞之求去。後數歲。買臣隨

上計吏爲卒。將重車至長安。載衣食具曰重車身自充卒而爲計吏將重車也。詣闕上書。會邑子嚴助貴幸。薦買臣召見。說春秋楚辭。帝說之。拜中大夫。後爲會稽太守。擊破東越。有功。徵入爲主爵都尉。後與張湯有隙。告湯陰事。湯自殺。上亦誅買臣。

東方朔

東方朔字曼倩。平原厭次人也。武帝初卽位。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。待以不次之位。四方士上書言得失。自衒鬻者以千數。朔上書曰。臣朔少失父母。長養兄嫂。年十二學書。三冬文史足用。如淳曰。貧子冬日乃得學書。詩書誦二十二萬言。十九學孫吳兵法。戰陣之事。鉦鼓之。言文史之事足可用也。按文字讀絕十五學。擊劍十六學。

教亦誦二十二萬言。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。又常服子路之言。臣朔年二十二。長九尺三寸。目若懸珠。齒若編貝。勇若孟賁。捷若慶忌。廉若鮑叔。信若尾生。(按朔意謂己兼備方正賢良文學材力)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。朔文辭不遜。高自稱譽。上偉之令待詔公車。既以爲常侍郎。朔雖詆笑。然時觀察顏色。直言切諫。上常用之。自公卿在位。朔皆敖弄。無所爲屈。久之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。因自訟獨不得大官。欲求試用。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。終不見用。因著論爲客難一篇。以自慰諭。

疏廣

疏廣字仲翁。東海蘭陵人也。少好學。明春秋。家居教授。徵爲博士。宣帝太子立。廣爲少傅。徙太傅。兄子受字公子。亦

以賢良舉爲太子家令。頃之拜爲少傅。太子每朝。因進見。
太傅在前。少傅在後。父子並爲師傅。朝廷以爲榮。在位五
歲。太子年十二。通論語孝經。廣謂受曰。知足不辱。知止不
殆。功遂身退。天之道也。今不去。懼有後悔。受叩頭曰。從大
人議。卽日俱移病。旋上疏乞骸骨。上以其年老。皆許之。加
賜黃金二十斤。皇太子贈以五十斤。廣旣歸。日令家設酒
食。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。歲餘。廣子孫竊謂其昆弟
老人廣所信愛者。勸說廣買田宅。老人卽以閑時爲廣言
此。廣曰。吾豈老諒不念子孫哉。顧自有舊田廬。令子孫勤
力其中。足以供衣食。與凡人齊。今復增益之。以爲贏餘。但
教子孫怠惰耳。賢而多財。則損其志。愚而多財。則益其過。
且夫富者衆之所怨也。吾旣無以教化子孫。不欲益其過。

而生怨。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。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。以盡吾餘日。不亦可乎。

匡衡

匡衡字稚圭。東海承人也。父世農夫。至衡好學。家貧傭作。以供資用。尤精力過絕人。諸儒爲之語曰。無說詩。匡鼎來。(鼎當也。一說衡少時字鼎)。匡語詩解人。頤射策甲科。以不應令除太常掌故。調補平原文學。學者皆欲從衡。平原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。令爲文學就官京師。不宜在遠方。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。少府梁邱賀。問衡詩諸大義。其對深美。望之奏衡經學精習。說有師道。可觀覽。宣帝不甚用儒。遣衡歸官。會帝崩。元帝卽位。好儒術。文辭。衡官至丞相。封樂安侯。成帝時。以事免官。

二 東漢

光武帝

光武帝南陽蔡陽人。高祖九世孫也。父南頓令欽。生光武。九歲而孤。養於叔父。性勤於稼穡。而兄伯升好俠養士。常非笑光武事田業。比之高祖兄仲。仲邵陽侯喜也能爲產業。王莽天鳳中之長安。受尙書略通大義。地皇三年。南陽荒饑。東觀記曰。時南陽旱饑而上田獨收。因賣穀於宛。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光武云云。遂與定謀。時年二十八。時伯升已會衆起兵。初諸家子弟恐懼皆亡逃自匿。曰伯升殺我。及見光武絳衣大冠。皆驚曰。謹厚者亦復爲之。乃稍自安。東觀記曰。絳衣大冠將軍服。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。乃得馬。始與伯升立劉聖公爲天子。號更始。會伯升爲更

始所害。諸將勸進尊號。四年卽皇帝位。建武十七年。南巡。
守幸章陵。修園廟祠舊宅。觀田廬。置酒作樂。時宗室諸母。
因酣悅相與語曰。文叔少時謹信。與人不款曲。唯直柔耳。
今乃能如此。帝聞之大笑曰。吾理天下。亦欲以柔道行之。

馬援

馬援字文淵。扶風茂陵人也。三兄况余負並有才能。王莽
時皆爲二千石。援年十二而孤。少有大志。諸兄奇之。嘗受
齊詩意。不能守章句。乃辭况欲就遷郡田牧。况曰。汝大才。
當晚成。良工不示人以朴。且從所好。會况卒。援行服期年。
不離墓所。敬事寡嫂。不冠不入廬。後爲督郵。送囚至司命
府。援哀而縱之。遂亡命北地。遇赦。因留牧畜賓客。多歸附
者。遂役屬數百家。嘗謂賓客曰。丈夫爲志。窮當益堅。老當

益壯。因處田牧。至有牛馬羊數千頭。穀數萬斛。既而歎曰。
凡殖貨財。產貴其能施賑也。否則守錢虜耳。乃盡散以班
昆弟故舊。身衣羊裘皮袴。王莽末。天下亂。嘗遊隗囂公孫
述間。後從光武。累功封侯。

承宮

承宮字少子。琅邪姑幕人也。少孤。年八歲。爲人牧豕。鄉里
徐子盛者。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。宮過息廬下。樂其業。
因就聽經。遂請留門下。爲諸生拾薪執苦。數年勤學不倦。
經典旣明。乃歸家教授。後與妻子之蒙陰山。肆力耕種。禾
黍將熟。人有認之者。宮不與計。推之而去。由是顯名。三府
更辟。皆不應。永平中。徵拜博士。

鄭均

鄭均字仲虞。東平任城人也。少好黃老書。兄爲縣吏。頗受禮遺。均數諫止不聽。則脫身爲傭。歲餘得錢帛歸。以與兄。曰物盡可復得。爲吏坐贓。終身棄捐。兄感其言。遂爲廉潔。

鄭玄

鄭玄字康成。北海高密人也。少爲鄉嗇夫。鄉有嗇夫掌聽訟。收賦稅。得休歸。常詣學官。不樂爲吏。父數怒之。不能禁。遂造太學受業。師事京兆第五元。先始通京氏易。公羊春秋。三統。歷九章算術。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。左氏春秋。韓詩古文。尙書。以山東無足問者。乃西入關。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。融門徒四百餘人。升堂進者五十餘生。融素驕貴。玄在門下三年。不得見。乃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。玄日夜尋誦。未常怠倦。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。聞玄善。

算。乃召見於樓上。玄因從質諸疑義。問畢辭歸。融喟然謂
門人曰。鄭生今去。吾道東矣。玄自游學十餘年。乃歸鄉里。
家貧。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。及黨事起。乃與同
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。遂隱修經藝。杜門不出。靈
帝末。黨禁解。大將軍何進辟之。爲設几杖。禮待甚優。玄不
受朝服。而以幅巾見。一宿逃去。時年六十。弟子自遠方至
者數千。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。以父喪不行。國相孔融深
敬於玄。告高密縣爲特立一鄉。曰鄭公鄉。玄嘗疾篤。自慮。
以書戒子益恩曰。吾家舊貧。不爲父母昆弟所容。去廝役
之吏。游學周秦之都。往來幽并。豫之域。獲觀乎在位通
人。處逸大儒。得意者咸從捧手。有所授焉。遂博稽六藝。粗
覽傳記。時覩祕書。緯術之奧。年過四十。乃歸供養。假田播

殖。以娛朝夕。遇閻尹擅勢。坐黨禁錮。十有四年。而蒙赦令。舉賢良方正有道。辟大將軍三司府。公車再召。比牒併名。早爲宰相。惟彼數公。懿德大雅。克堪王臣。故宜式序。吾自忖度。無任於此。但念述先聖之元意。思整百家之不齊。亦庶幾以竭吾才。故聞命罔從。而黃巾爲害。萍浮南北。復歸邦鄉。入此歲來。已七十矣。宿素衰落。仍有失誤。按之禮典。便合傳家。今我告爾。以老歸爾。以事將閑居。以安性。覃思以終業。自非拜國君之命。問族親之憂。展敬墳墓。觀省野物。胡嘗扶杖出門乎。家事大小。汝一承之。咨爾熒熒一夫。曾無同生相依。其昂求君子之道。研鑽勿替。敬慎威儀。以近有德。顯譽成於僚友。德行立於己志。若致聲稱。亦有榮於所生。可不深念邪。可不深念邪。吾雖無紱冕之緒。頗有

讓爵之高。自樂以論贊之功。庶不貽後人之羞。末所憤憤者。徒以亡親墳壘未成。所好羣書。率皆腐敝。不得於禮堂寫定。傳之其人。日西方暮。其可圖乎。家今差多於昔。勤力務時。無恤飢寒。菲飲食。薄衣服。節夫二者。尙令吾寡恨。若忽忘不識。亦已焉哉。

桓榮

桓榮字春卿。沛郡龍亢人也。少學長安。習歐陽尙書。事博士九江朱普。貧窶無資。常客傭以自給。精力不倦。十五年不闕家園。至王莽篡位。乃歸會朱普。卒榮奔喪。九江負土成墳。因留教授。徒衆數百人。莽敗。天下亂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。雖常飢困。而講論不輟。建武十九年。年六十餘。始辟大司徒府。時顯宗始立。拜爲議郎。使授太子。會